

衡阳南湖晨步 (外一首)

■泓 致

南湖处处藕花红,青竹点头金桂迎。
步履三千石径曲,扶摇九万楚天青。
月移云脚皱波影,桨荡江心畅笑声。
又是一年时景好,晨光碧水醉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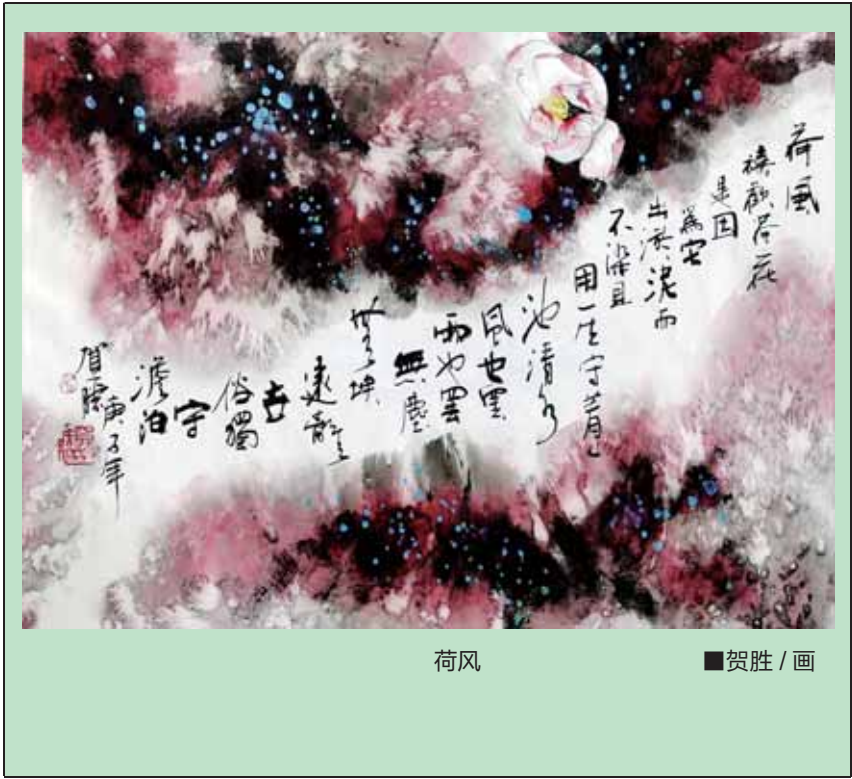
岳阳南湖晨步

云梦连天碧,春风拂岳城。
红莲羞晓露,微雨化龙鳞。
楼记千秋事,文吟百姓声。
和风不知醉,独忆范公情。

深冬览趣

■王神箭

石鼓云烟彰古韵,
传承烙艺数七君。
寒风料峭袭衡岳,
络绎人流觅香熏。



荷风

■贺胜 / 画

雨母山皂角树,有他葱郁的时光

■何 芬

5年前,我曾跟随衡阳本土文史专家萧培萧老去蒸湘区雨母山镇寻访船山学学者何貽焜的遗迹。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何貽焜的二儿子何谋勇及其大女儿、大女婿。

我们去了雨母山镇的灵山村和青松村。前者是何貽焜的出生地、墓葬地和故居所在地,后者是何貽焜的岳父岳母家,是其写出船山学研究著作的地方。

记得那是个穿着一件小外套不觉得热、也不觉得冷的4月。阳光也好,春风也好。晚上,当我坐下来回忆那一天时,青松村的那棵大皂角树的一片树荫,总在我心里晃啊晃地。

那棵皂角树,又造就了那一块地方的地名“皂角树”。很久没有来,何谋勇一下子没有认出外婆家的那栋砖木楼,但看到那棵大皂角树时,何谋勇7岁时候的记忆就复苏了:“就是这棵皂角树。以前去南岳烧香的人都要经过树旁的这条古道,我爸爸就是在皂角树旁外婆家楼上,写下其研究的船山学说《读黄书》《读噩梦》。抗战胜利后才回灵山那边,因为那时我7岁,读一年级,认得‘读黄书’三个字。”

原来,这棵皂角树的左边10多米就是何貽焜岳父岳母家的砖木楼,树后的古道上曾经有10多个店铺,是行人必经之路。在这里,何貽焜躲进小楼成一统,研究船山思想论著。

我们在树下合影,任阳光和树影的斑驳洒在自己脸上、身上。

第二天,我伴着脑海里那片树荫的荫凉,写下了2000余文字。记得我写道:“抱一抱这棵皂角树,78岁的何谋勇露出像孩子一样的笑脸。我端着照相机,总是抢拍不到何谋勇的正面。后来听他们的亲戚说,何貽焜的个头比儿子何谋勇还高,而何谋勇就有一米七六。如果时空穿越,何貽焜站在这棵树下,我也只能拍到他的背影吧。”

这么些年过去了,当我想要静心读书时,抑或想要心静时,我总会想起那天雨母山皂角树摇曳的树影。特别是今日,突然想再读一读何貽焜的葱郁时光。何貽焜何许人?一个身高可能有一米八的学术男。翻开萧培专著《船山学学者何貽焜》,我能看到一个读书人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一生。

何貽焜在湖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受到校长胡庶华、老师李肖聃(著有《曾

国藩》一书)的赏识,将他的《续文心雕龙》在《长沙晚报》连载。湖大四年后,他又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感于“一二八”事变,政府腐败,弃政从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学生。在校期间,他写的《曾国藩评传》《顾亭林学术述评》就由中正书局出版。

何貽焜的《曾国藩评传》现在都还是了解曾国藩的必读书目,并一版再版。他写完这本书时,才29岁。可以说,他是系统研究曾国藩的早期学者。1938年到1947年,他写了大量论船山思想的论文,并写了“书稿盈尺”的《船山生活与思想》。

何谋勇记得,每年寒暑假,父亲都住在衡南县东阳乡皂角树(现在的蒸湘区雨母山镇青松村)。“这个地方风景优美,房屋宽大,他一回家就整天埋头写作。在抗日战争前夕,我看到他用绿格子纸,用毛笔写了好多大本大本的研究王船山的文稿。后来逃难在竹雅桥、茅洞桥各地教书,这些文稿都不曾离身。”

1942年是王船山逝世250周年,何貽焜发表在来阳《行健月刊》上的《王船山先生的中心思想》一文,引起了历史学家徐炳昶的注意。作为长辈,徐炳昶态度十分谦逊,称:“何先生致力船山之学,著作丰富,思想深远,能从多方面研究船山先生之生活与思想,至深钦佩,是我辈所不及”。对于徐炳昶提出的两个船山思想渊源问题,何貽焜用了整整5000字来回答,指出船山学与程、朱、王、张学的异同与取舍。1947年,《学原》刊登了他们的书信《论船山思想通讯》。

解放后的1954年寒假,何貽焜将用红格子纸写的《船山生活与思想》一书原稿,交给衡阳市八中教师欧建鸿看,半年后拿回原稿。1955年,何貽焜带着100余万字的《船山生活与思想》赴北京,请恩师黎锦熙审阅。返回衡阳途中,在长沙见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湖南师大和北师大同学、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周小舟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搞了几十年革命,你搞了几十年教育,真是桃李满天下啊!”大约1956年,黎锦熙给何貽焜回了一封信,说此书可以出版,但有些观点要修改。1958年初,反右斗争扩大化,担任衡铁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的何貽焜被打成右派,判刑7年。1959年,52岁的何貽焜死在王家湾监狱中,数年后,坟墓迁回老家东阳,也就是现在的雨母山灵山村何家的祖山。

村何家的祖山。

1962年,徐炳昶参加了在湖南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年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的发言引人注目,其中内容正是他当年请教何貽焜所解答的那两个问题。徐炳昶说,船山超过了朱熹,他把张载的思想发扬光大。船山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绝非《老子》《易经》所能比拟。

1964年,黎锦熙致函邀请学生何貽焜去北京参加《中华大辞典》编辑工作。黎锦熙不知道,此时,何貽焜已经离世5年了。

何谋勇当时没有想到父亲会得到平反。他和姨夫在一个旧皮箱里看到黎锦熙给父亲的那封回信,想到反正父亲人都死了,就把信丢了。父亲有一套写满了眉批的《船山遗书》,去世后就让上海古旧书店收购走了。

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全国王船山思想学术研讨会在衡阳召开。欧建鸿和有关部门找到何貽焜家属,谈到其船山专著《船山生活与思想》一书。

何谋勇立即赴京寻找,得知黎锦熙老先生已经于1978年逝世。其遗囑所有遗物由其女儿黎泽渝处理。“据黎泽渝的丈夫说,黎锦熙老先生每天都记日记,是用拼音写的,要找书稿出处,找到黎老的日记就可以找到答案。但是因为遗物较多,黎泽渝没有找到我父亲的《船山生活与思想》。”

父亲去世后,何谋勇在一本旧书里找到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这也是何貽焜留给家人的唯一一张照片。

何貽焜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及其后代大都生活在衡阳。有心的萧老在他2004年出版的《船山学学者何貽焜》里,将何貽焜唯一一张照片及其后人的照片都录入其中。看着那个活在半个世纪前的戴着眼镜的青年,再翻看着他后代一家家的照片,看到子子孙孙、整整齐齐,我突然既感慨又感动。

在灵山村,一位叫何孝槐的老人还能画出何貽焜出生地房屋的草图。

每年,堂屋里都会有人帮何貽焜墓捧土。

不知什么时候,灵山村在路口立了“何貽焜出生地”纪念碑,碑后不远处的山上就是何貽焜的墓地。每年,何貽焜的后人都会来扫墓。5年前,何貽焜的后裔向村里递交了建立何貽焜纪念馆的报告,如今早已获批建立。

……

穿过岁月的风,终会在人们心头撒下阳光、树影,以及宁静、悠长的时光。

豆腐脑

■月 玲

腊月清晨,顶着寒风在包子铺买馒头,要了杯豆浆。刚要走,晨练大爷的收音机里便飘出欢乐的新年热歌。

透过氤氲的蒸汽,听着熟悉的年歌,记忆里的画面再次浮现:小小身影,跟父母屁股后面偷吃年味,炒花生、蒸粉皮、熬米豆腐、炸素螃蟹、煮糯米灶糖、抖白玉糍粑……还有,那一碗豆腐脑。

做豆腐,腊月二十五六左右。用的黄豆,秋收豆子时早早备下的。当初沐浴同一片阳光的果实,并非粒粒走到桶里。它们在母亲手里,已经千挑万选。无数个夜晚,风停了、雨息了、树静了,鸟儿回巢,小狗在堂屋打盹,娃娃们都睡了,母亲还埋在昏暗灯光下,一颗一颗地细细分拣……

为尽早开工收工,做豆腐的前天下午,母亲劈好菟脑根,纱布、荷叶缸、大铁锅、豆腐屋子等一一擦洗净。一双长满老茧和冻疮的手,在冰冷的池水里皴裂不堪,鲜血直往外渗。母亲习以为常,抹一把草木灰涂裂口处,继续擦洗。用她的话说,没事没事,庄稼人干活,这算什么?翌日,天刚蒙蒙亮,瘦弱的母亲担上百把斤豆子,拐过蜿蜒小路去村头石磨房,一圈圈把豆子磨成浆。不一会儿,母亲浑身湿透,掌上的老茧再次翻红,她取下头巾擦了擦汗,接着推磨。担浆回来,热浆。我给灶膛加了些细枝桠,少顷,灶屋红亮起来。浓郁的豆香瞬间氤氲灶屋,顺着木窗棂和石瓦缝窜出屋外……弟弟揉揉惺忪睡眼,跑到灶边等美食。

母亲在灶梁吊了个纱布袋,正下方置荷叶缸,将锅里的豆浆舀进袋里滤浆。乳白的热豆浆滤入缸内,牛奶般醇亮。压浆过后,纱袋里剩的豆腐渣,被揉成一个个圆团子,排放在铺满稻草的簸箕里,晒干后做豆渣饼。母亲接着制石膏卤,略黄的石膏块微火慢煨,等面黄部分变成乳白似霜花时,用柴刀把外层石膏屑刮在大簸箕里,找个空啤酒瓶来来回回反复碾压,再用细筛选微,筛出石膏卤备用。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母亲搅匀溶在清水里的石膏卤,边摇晃边倒进浆缸,用一根长木棍轻轻搅动。慢慢地,玉液琼汁般的豆浆,产生大片絮状物并渐渐凝固,如被岁月轻抚过的生命,由青涩至恬美,由奔放到深静。豆腐脑“应运而生”。

我们兴奋得直咽口水,母亲看出我们的小心思,舀出两碗让我和弟弟趁热给奶奶、外婆送去。又补上一句:“你俩的待会放桌上。明年多种点黄豆,到时给老人家多送点豆腐脑,也让你们各吃上一海碗。”母亲做的豆腐脑珍珠般嫩白。我们一小勺一小勺地轻舀,似白玉裁片,放进嘴里,甜蜜倏尔化开。母亲加了点砂糖!淡中透甜,柔嫩丝滑。

我们解了馋,母亲却忙得连口水都没喝,在自己做的方木箱里垫好棉布,把缸里豆腐脑舀进箱内,盖箱盖,压石板。约摸一刻钟,汁水渐渐沥沥渗出,豆腐制成。

当晚,灶膛依旧红旺,油锅周围伸出一圈贪吃的火舌。母亲边炸油豆腐边讲故事:西汉淮南王刘安造炉炼丹时,用山泉水磨制豆汁,培育丹苗,最后丹没炼成,豆汁与盐卤反倒化合成一片芳香诱人、白白嫩嫩如脑汁一样的东西。当地胆大的农夫尝了一小块,没想到竟美味可口,满齿留香。后来,人们叫它“豆腐脑”。“豆腐”与“头富”谐音,过年多吃豆腐寓意多富多贵,领头致富。

听着听着,我们在油豆腐的馨香里吧唧入睡。不知鸡叫了几遍,灶房的油灯才熄灭。

工作后,回家次数渐少,做豆腐场面难再相见,但老家的豆腐脑倒能喝上几回。那是母亲厚着脸皮托村人捎来的,保温盒外裹毛巾,内装温热的豆腐脑。